



姆基瓦尼著

士兵依万·布洛夫金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士兵依万·布洛夫金

(伊凡从軍記)

(苏联) Г·姆基瓦尼 著

鄂 納 嘉 譯
馬 宝 三

中国 电影 出版 社

1957·北 京

士兵依万·布洛夫金

(伊凡从軍記)

Г·姆基瓦尼 著

鄂納嘉 譯
馬寶三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$3\frac{3}{8}$ · 插頁 3 · 字数 68,000

1957年2月第1版

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,500 册 定价: (7)0.36 元

統一書号: 10051·22



依万拉手風琴受到了同志們的夸獎。他決定再練一个好节目，竟得意地忘掉上操了。



“說真的，……写啦……每天都写”

“說真的，沒收到。”

Г. МДИВАНИ
СОЛДАТ ИВАН БРОВКИН

«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», 8, 1954.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剧本以喜剧的手法描写一个青年人性格的形成过程。依万·布洛夫金是集体农庄的一个养猪的小伙子，他会拉手風琴，爱唱歌，只是对工作不够專心，工作中时常出一些岔子，因此被人們认为是“沒出息的”人。后来，他被征集在苏軍中服兵役，軍队的集体生活終于把他改造成一个优秀的苏維埃战士。剧本异常生动活潑地表現了一个苏联青年的完整性格的成熟过程。根据这个剧本攝制的影片，是苏联 1955 年优秀的影片之一，同时也是喜剧片的宝贵收获。

一輪皎月照在村子的上空。村子里一條寬闊的大街，
臨街房屋的鐵皮頂在蔚藍色的夜霧里閃着光。

林蔭道，庭院，房舍，一切都浸浴在月光中，一對對
青年男女在有節奏的手風琴的聲音中順着大街散步。

在眾人的前面，一個拉奏三排鍵手風琴的小伙子微微
蹣跚地走着，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襯衫，沒有戴帽子，露着
滿頭的鬚髮。這就是萬尼亞^①·布洛夫金。他並沒有什麼
出色的地方，肩膀不寬，身量也不高，嗓音也并不特出。
但是，當他望着月亮一心唱起他的歌子的时候，就使人覺
得他人也漂亮了，身量也高了。

在後面走着的一對男女放慢了腳步，漸漸地落在後
頭，躲到柵欄門後去了。

萬尼亞唱着：

莫不是為了你，我們園中的櫻桃
才那麼早由綠變紅？
莫不是為了你，快樂的繁星
才那麼早就閃現在天空。
如果手風琴也懂得人的心意，
它就會傾訴出自己的衷腸……
啊，你，穿白色上衣的金髮姑娘，

① 萬尼亞是依萬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
我的雛菊花兒，你現在何方？
迎接着你的到處有鳥兒歌唱，
等待着你的還有那窗前的輕風微蕩。
月亮也出來了，
它為你把夜晚的道路照亮。
無論在什麼地方，好友啊——請勿相忘，
就象親愛的人兒那樣等着我。
記住，我們這兒的手風琴
都為你而美好地歌唱。①

第二對男女也漸漸落在後面，躲到小胡同里去了。

在盛開的丁香花叢下，一個小伙子和一個姑娘擁抱着坐在長凳上，正在接吻。

長有雀斑的圓臉兒的姑娘轉過頭來，好象害怕扰乱了歌聲似的，憂郁地小聲說道：

“我真可憐萬尼亞，”她嘆了一口氣，接着又說道，“咳，可惜沒有人象萬尼亞那樣熱情地來愛我。”

小伙子什麼也沒有說，雙手捧住姑娘的頭，閉上眼睛，用力地吻着她的嘴唇。

在另一個庭院里也有一對青年男女。他們手拉手默默地望着月亮，傾听着萬尼亞的歌聲。

在一所房屋的台階上，站着一個小伙子和一個薄嘴唇的姑娘，他們用胳膊肘支在欄杆上，也在傾听萬尼亞的歌聲。

“你听，夜鶯又唱起歌來了！這全都是为了咱們主席的

① 歌詞作者是A·法嘉諾夫。

女兒，”姑娘用譏諷的口气說。“象这样，奇莫菲·康得拉其耶維奇又怎能把自己的柳布什卡^①嫁給他呢？讓他等着吧！”

“要是他們兩個人真有愛情，为什么他还不肯呢？”小伙子說出這句話之后，好象無意中似的，用手摟住了姑娘的肩膀。

“誰需要这个二流子的愛情？”姑娘輕蔑地說，同时生气地把小伙子的手推开：“你要干嘛？”

“我这不过是……”小伙子咕噥着。“你冷吧……”

“‘冷吧’”，姑娘模仿着他的口气說：“我冷我热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

“你为什么老是折磨我？”小伙子央求着說，頹喪地在台阶旁的柱子上撞了几下头。

“喂！你輕点吧，房子会叫你給撞倒啦！”姑娘大声說。“这房子又不是你的，是我父亲的。再說，我还不知道將來咱們住在哪里呢……，那是說，要是我当真爱上了你的話。”

“我会盖这么一所新房子！在村里叫它数第一！”小伙子快乐地大声說，又用手去抱住姑娘。

“你干嗎动手动脚的！拿开！”她怒气冲冲地把他的手推开了。

只剩下万尼亞一个人在街上走着，他望着一所淺藍色的、陽台的玻璃窗上反射着月光的房子，繼續唱着。

① 柳布什卡和柳芭莎都是柳芭夫的爱称。——譯者

集体农庄主席奇莫菲·康得拉其耶維奇·闊洛切耶夫的家。在一个大房間里，几个人坐在桌旁，悠閒地喝着茶：奇莫菲·康得拉其耶維奇，一个身材不高然而很强壯的中年人，在粗糙黝黑的臉上留着夏伯陽式的胡鬚，还有一双狡黠而銳利的眼睛；他的妻子——叶莉薩維塔·尼吉奇赤娜，一个丰满而健美的妇人；他們的十七岁的女兒——柳芭莎；集体农庄的會計阿波立納札·彼得罗維奇·薩莫賀瓦洛夫，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瘦高个子的男人，他那已經开始秃頂的头在細長的脖子上突出来，就象棍子上插着个南瓜似的。薩莫賀瓦洛夫极力想打扮得摩登些。他穿着一套褐色衣服，虽然并不太新了，但是熨得很平，顏色鮮艳的廉价領帶非常惹人注目；上衣左边的小口袋里露出一把淺藍色的小梳子、自来水笔和鉛笔。他笑的时候很少，他怕別人会因此認為他是一个不聰明的人。

“要不是为了您，奇莫菲·康得拉其耶維奇，”薩莫賀瓦洛夫眼睛盯着柳芭莎，說道。“我無論如何也不会到乡下来工作的。曾經有人請我到莫斯科……去当部里的副會計主任，可是，我不能拒決您呀！奇莫菲·康得拉其耶維奇。”他的目光並沒有离开柳芭莎。他往茶杯里放了几塊砂糖，帶着教訓的口气解釋道。“糖对于头腦是有好处的，特別是我們这些……腦力劳动着。”

街上傳来了万尼亞的歌声。

“这个沒出息的，干什么这么晚还在街上哼哼。大概是喝醉了吧？”闊洛切耶夫生气地說。

“究竟为了什么，給这个小伙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呢？

‘沒出息的’。”叶莉薩維塔·尼吉奇赤娜嘆息着說。

“那么，应当叫他什么呢？”丈夫更加生气了，“他是个二流子，地地道道的二流子。”

“是你不对，”妻子对闊洛切耶夫說。

“我？”闊洛切耶夫感到很奇怪。

“就是你！”妻子进攻了，她模仿着闊洛切耶夫的語調，“‘来！万尼亞，来唱一段！我就爱听你唱，打心眼里感到高兴，’只要稍微多喝一点，你看吧，就立刻要喊万尼亞了。”

“白酒是需要音乐来發散的，”闊洛切耶夫想要拿玩笑来解嘲。

“只要是举行婚礼或是有大大小小的聚会，都得讓万尼亞帶着手風琴去参加，这是你自己把他慣的呀，是你自己开的这个头呀。”叶莉薩維塔·尼吉奇赤娜繼續說，“现在大家都管他叫‘沒出息的’。这又是你給他起的名啊！”

“我起的这个名一点也不錯，”闊洛切耶夫回答說。

“在集体农庄里，是不給拉手風琴和唱歌記劳动日的。”

“他母亲真可憐啊！”叶莉薩維塔·尼吉奇赤娜嘆了一口氣。

“我的意見是这样，”薩莫賀瓦洛夫發議論了，他說話時竭力要使每一个字都具有很大的意义，同时目光仍然沒离开柳芭莎。“一个人是可以唱唱歌的，但是，得象平常所說的那樣，要在事業上，在家庭里，一切的一切都有个安排，这时腦袋里才有可唱的东西。要是不这样的话，那么，不論唱歌作詩，就都象鴉片一样，是毒藥……”

万尼亞在闊洛切耶夫的屋子旁边停下来，他突然离开

了原来站着的地方，从后门绕进院内，走近油漆过的木栅栏，模仿着夜莺叫。

坐在桌旁的柳芭莎倾听着。

“外面才美呢，柳芭夫·奇莫菲耶夫娜！可以说是月白风清……”萨莫贺瓦洛夫说，“夜莺也在歌唱……真是美极了！出去散散步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，我要去睡了，”柳芭莎没精打采地说着，就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

她并没有向人告别，就走向邻室去了。

万尼亚望着闕洛切耶夫家的窗户，继续吹着口哨。

忽然有一扇窗子打开了，出现了柳芭莎。

万尼亚连忙把手风琴放在草地上，轻巧地跳过了栅栏向窗子跑去。

“柳芭莎……”他低声地说。

“哎哟，你吓了我一跳。”柳芭莎也是那样小声地回答，显出没料到他来的样子。“你干吗总是在夜里游荡，妨碍别人睡觉？”

“你干吗要睡觉呢？你看，这夜晚多么好！”万尼亚小声地说。“我没有你不成，柳芭莎……。”

从院子角落的狗窝里，闕洛切耶夫家那条毛茸茸的大狗爬了出来，它瞪着万尼亚，忽然向他扑去。万尼亚想逃开，急忙往窗台上爬，柳芭莎往外推着他。

“你怎么啦，疯啦？要是让父亲看见咱们，他会——打死人的。”

这一推，万尼亚从窗台上滑下去了，跌倒在地上。他立刻跳起来，就向栅栏跑去。狗在后面追着。万尼亚想爬

上柵欄，可是狗咬着他的褲子往后拉。柵欄經不住重壓，突然倒在雞棚上。萬尼亞跌倒在地上。

家禽在滿院子里亂飛；母雞咯咯地亂叫，鵝嘎嘎地亂嚷。萬尼亞爬了起來。

狗嘴里叼着從他身上撕下來的一大塊布。

萬尼亞拚命地跑。狗一面狂叫，一面緊緊地追着。

闊洛切耶夫從屋里跑到院子里來，跟在他後面的是薩莫賀瓦洛夫。

狗在狂吠，母雞咯咯地叫，鵝嘎嘎地嚷。

一條受驚的母牛，在牲畜欄里哞哞地叫。

“捉賊！捉賊！”薩莫賀瓦洛夫大聲叫喊。

萬尼亞穿過人家的院子向前跑着，很敏捷地跳過一道柵欄。四面八方傳來狗吠聲。

在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那所房子的台階上，一個守夜的老頭子正在打盹，手里拿着一支獵槍。他聽見了薩莫賀瓦洛夫“捉賊！”的喊叫声，急忙從台階上跳了起來。

這時候，萬尼亞正跳過一道柵欄，順着大街跑去。

守夜人看見了有人跳過柵欄，順着街道跑去，一面追趕着朝他呼喊：

“站住！站住！”并向天空放了一槍。

布洛夫金家的小木屋里。在外面房間里，縫紉機的旁邊，坐着萬尼亞的母親——謝拉菲瑪·瑪卡洛夫娜，她是一個瘦小的中年婦人。她聽到了槍聲就停下縫紉工作，仔細地聽着，聳聳肩，感到莫名其妙。

突然間，房門敞開了，萬尼亞跑進屋里來，手里拿着

手風琴；他的頭髮全亂了，襯衫也撕破了。

母親看見兒子這樣慌張，就趕快站起來，惊恐地問道：

“什么事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沒什麼……沒什麼……”萬尼亞急急地回答。

“誰放的槍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媽，你別着急，”兒子一邊回答母親的問話，一邊傾听着外面的聲音。

“他們把你打傷了嗎？”母親喊叫了一聲，向兒子撲去。

在闊洛切耶夫家倒塌的柵欄旁邊，聚集了很多被喧嚷聲引來的集體農莊莊員。

狗仍在狂吠。

柳芭莎已經躺在床上。她五心不定地傾听着從院裏傳來的嚷嚷聲。

“這就是……物証！”薩莫賀瓦洛夫象得勝似的說，從地上撿起了從萬尼亞褲子上撕下來的那片破布。

闊洛切耶夫從他手中拿過破布片來，仔細地看了看，然後把目光移到女兒房間開着的那扇窗子，馬上猜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。

“沒有出息的萬尼亞！沒問題，一定是他干的！他一向就是這樣的。”薄嘴唇的姑娘辛辣地說。

恨恨不已的闊洛切耶夫急忙轉過身來，順着被月光照得通明的大街走去。在場的人都跟在他的後面，一边走，一邊進行着熱烈的爭論。

“這個蠢材，怎麼不知道害臊呢！”一個愛挑撥是非

的中年婦人轉動着眼珠子說。“年紀輕輕的，怎麼會搞成這種樣子——做起賊來啦！”

“鵝不是好偷的，”薩莫賀瓦洛夫用教訓的口吻說。

“這種家禽愛吵吵嚷嚷……跟他們打交道，不是省心的事兒呀！”他又用一本正經的語調加上了一句。

“萬尼亞要鵝有什麼用？他是來找柳芭莎的啦。”在薩莫賀瓦洛夫旁邊走著的一個小伙子小聲說。

薩莫賀瓦洛夫聽到柳芭莎的名子，就大聲說道：

“先從鵝開始，然後就該輪到馬了！”

“咱們村從來就沒有什麼賊，”一個白髮的老年婦人搖著頭說。

“要是沒有賊，為什麼還養著狗呢？”薩莫賀瓦洛夫問，接著又說道：“狗就是為防賊用的。否則，豈不是一項額外的負擔。”

“養狗嘛，不過是……習慣上要這樣，”一個老人猶豫地搭了這麼一句話。

“我早就知道這些習慣了！”薩莫賀瓦洛夫奸笑著。

“謝謝上帝，幸而有只狗出了聲，否則，到了明天，萬尼亞·布洛夫金就要把鵝弄到市場上去賣了。那時，就不用想再看見它們了！”

“這個小伙子完全毀了。這都是由於懶惰、游手好閒才變成這樣的呀！”走在闊洛切耶夫後面的婦女們議論著。

“我永遠也不相信，萬尼亞是做賊來的！”一個男莊員深信不疑地說。

“那末，他為什麼跑到雞棚那里去呢？”又是薩莫賀

瓦洛夫的声音。“鷄和鵝只能对营养有用处，它們是不会跟人在一起唱歌的呀？！”

“他哪里是偷鵝来的，是想在母鵝那里找个窩兒吧！”
一个小伙子得意地微笑着說。

柳芭莎在自己的房間里。她坐在床上，焦急地傾听着外面漸漸远去的聲音。

叶莉薩維塔·尼吉奇赤娜走进来打开电灯，面帶怒容地看着女兒。

“你干嗎躲在黑暗里？喂，你說吧，你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”

柳芭莎把头埋在枕头里，放声大哭。叶莉薩維塔·尼吉奇赤娜态度温和下来了，她坐在床上，抱住女兒，帶着輕微的責备口吻說道：

“你要知道，明天全村的人都要笑話咱們了！”

“讓他們去笑吧！”柳芭莎仍然哭着，但已經象平日撒嬌时那样地回答說。

“女兒呀！他是个二流子。他配不上你呀！”

“他是什么样的，这对我無所謂，”女兒回答，一面把头紧貼着母亲，小声补充了一句：“我爱他。”

叶莉薩維塔·尼吉奇赤娜搖搖頭，用手撫摩着女兒的头，嘆口气說：

“你簡直是我的要命鬼，小要命鬼……”

怒气未消的闊洛切耶夫，一言不發，順着大街大步朝前走，薩莫賀瓦洛夫和其余的人們勉強趕得上他。

被吵鬧声惊醒了，的庄員們跑到街上，困惑地問道：

“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放槍？”

“有賊了。”

“什么賊？”

“普普通通的唄！”

“沒出息的万尼亞摸到主席的雞棚跟前来啦！”薩莫賀瓦洛夫怕大家听不見，故意大声地說道。

“喂，你这个当會計的！”一个小伙子很严厉地向薩莫賀瓦洛夫說道：“閉上你的臭嘴吧，不然的話，我可不能担保你的健康啦！”

“不要理他！”一个少女拖着小伙子的袖子說。

在布洛夫金家里。万尼亞听見从街上傳來人們的叫喊声。他神經質地咕囔着：

“糟糕了……他們来了……”

母亲听到喧嚷声，猜想到是出了什么事了，立刻就凶起来了：

“我要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”

她轉身要往街上跑，万尼亞一把抓住了她的手。

“媽媽，这不是你的事，你不要管。”

“怎么不是我的事？”謝拉菲瑪·瑪卡洛夫娜仍不能平靜。“他們干嗎象追罪犯似的追你呢？我要叫他們……”

“媽，你等一等，”万尼亞攔住她，又說道。“我弄坏了一道柵欄。”

“什么柵欄？”布洛夫金娜覺得很奇怪。

“主席家的，”万尼亞嘆口气回答。